

探析朝鲜朝女性汉诗“鹤”意象中的女性心境

国清华

(吉林大学, 吉林省长春市, 130012; 1366007559@qq.com)

摘要: 与上古至高丽时期女性文学相比, 朝鲜王朝时期的女性汉诗创作可谓兴盛繁荣。在大量涌现的女性汉诗中, “鹤”这一意象被频繁使用, 展现出这一时期女性诗人的心境。研究先以朝鲜朝女性多用“鹤”意象的原因作为女性心境的历史文化背景, 再以这一时期女性汉诗的使用表现诗人具体感情, 最后提炼出汉诗“鹤”意象展现的女性心境。研究认为, 朝鲜朝女性汉诗反映的女性心境受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背景影响, 通过“鹤”意象的使用得以表达, 呈现出理想和现实产生巨大落差的矛盾性特征。

关键词: “鹤”意象; 女性汉诗; 朝鲜时期; 女性心境

引言

在古代朝鲜文坛中, 女性文学创作一直处于边缘性地位, 至朝鲜王朝时期方涌现出大批能用汉字作诗的女性诗人, 她们基本理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意象”的复杂含义, 因此在自身写就的汉诗中使用意象以感怀自身或托物言志, 其中使用较频繁的意象之一便是“鹤”, 女性诗人借这一意象抒发感情、表达心境。学界关于女性汉诗“鹤”意象的研究常被放到更为宏观的研究主题中涉及, 如李硕《朝鲜时代女性汉诗特征论》、郝曦光《朝鲜朝女性汉诗研究》、赵晨《春恨秋怨的异国抒写——以李氏朝鲜女性诗歌意象研究为中心》、李雪花《朝鲜朝闺阁汉诗研究》, 其中对“鹤”意象的主要研究内容是“鹤”意象的象征意义和其中表现的女性的具体情感, 但缺乏对这一意象的单独研究, 也缺乏对其中蕴含的女性心境的提炼。本研究以朝鲜朝女性汉诗多用“鹤”意象为切入点, 解释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并结合“鹤”意象在女性汉诗中的具体使用, 从中提炼出背后女性创作者的心境。研究以朝鲜朝女性汉诗“鹤”意象为对象, 拟利用文献检索与引证方法, 尝试揭示朝鲜朝女性汉诗反映的女性心境同历史文化背景、“鹤”意象使用的关联, 阐述朝鲜朝女性汉诗“鹤”意象中女性心境及特征, 希望对朝鲜朝女性汉诗的意象研究和女性意识研究提供理论支持。

1. 朝鲜朝女性汉诗多用“鹤”意象的原因

1.1. 朝鲜民族喜“鹤”之传统

鹤是朝鲜民族特别喜爱的动物之一 [1]。它作为神仙世界的象征, 暗示着朝鲜民族渊源不断的求仙欲望, 神仙思想深深扎根在朝鲜民族的集体意识里。无论是虚构的檀君建国神话中檀君最终隐居为山神的叙事, 还是真实历史中朝鲜半岛诗人崔致远最后到伽椰山“升天”做“神仙”, 都表现出朝鲜民族深厚的求仙思想。而鹤常与道家的神仙一起出现, 可以作为神仙世界的经典象征, 因此朝鲜民族有喜“鹤”之传统, 朝鲜朝女性汉诗经常出现的“鹤”意象正是这一鲜明传统的文学表达。

1.2. 儒教对女性的束缚

朝鲜王朝建立以后, 为了巩固和加强其统治, 太祖李成桂立儒教为国教, 此后的统治者大力推广以朱子学为主的儒家思想, 男尊女卑的观念深入人心。在以儒教为首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的桎梏下, 男性和女性的地位严重失衡, 女性在社会、经济、教育、家庭等方面隶属于男性, 处于被支配状态, 沦落为失语者, 受到种种束缚和限制 [2]。而“鹤”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正是女性极度缺乏又十分渴望的, 所以朝鲜时期的女性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寄托于“鹤”这一意象之上, 以宣泄自己对受儒教束缚的现实生活的怨恨, 表达对自由闲适生活的期待。

1.3. 中国“鹤”意象的影响

中国“鹤”意象的基本内涵丰富了朝鲜时期汉诗“鹤”意象的象征意义。中国“鹤”意象的基本内涵是长寿吉祥、高洁清雅、仙风道骨、超凡脱俗，具有祥瑞之兆 [3]。朝鲜王朝时期，朝鲜朝同明朝的文化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其中人文交流最令人瞩目，两国通过诗赋外交——两国文臣进行诗词唱和、相互酬答，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语言文化向朝鲜半岛的传播，中国古代诗歌中“鹤”意象的丰富内涵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被朝鲜男性文人接受、理解、使用并逐步扩散到女性文人群体中，使女性汉诗中“鹤”的象征意义更为广泛。

1.4. 女性自我意识觉醒

朝鲜王朝时期女性自我意识的逐渐觉醒推动女性汉诗诗人以“鹤”意象表现自我的价值追求。一方面，随着训民正音的创制，朝鲜王朝时期的女性教化得到了进一步普及，严苛的闺范教育加之一些开明的士大夫家族对女子教育的重视，使得越来越多的朝鲜女性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逐渐提高了文化素养，开阔了视野，进而萌生出自我觉醒意识；另一方面，朝鲜王朝后期内部政治局面的动荡、实学思想的传播和日本的入侵也使得封建制度松动，越来越多的女性诗人尝试跳出封建礼教的桎梏，在仍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采用“鹤”意象表达实现自我价值的诉求与渴望 [4]。

2. 朝鲜朝女性汉诗“鹤”意象的使用

2.1. 以鹤自比，感伤命运

朝鲜朝女性汉诗中，诗人常将自己比作“孤鹤”、“老鹤”，以抒发对自身处境和命运的感伤。如“海东第一女诗人”许兰雪轩的一首游仙诗：“檐铃无语闭珠宫，紫阁凉生玉簟风。孤鹤夜惊沧海月，洞箫声在绿云中。” [5]这句所营造的凄清氛围中，孤鹤于静夜中悲鸣，远处传来箫声，这样的情景正是诗人以孤鹤自比、在静夜对月无眠独自伤神，之所以突出一个“孤”字，是因为诗人此时远离丈夫、等待丈夫归家，对自己被困于闺阁中、孤身一人思念丈夫感到孤独悲伤。再如这首诗：“秋天望不极，待月坐夜深。脉脉送儿情，悠悠思乡心。严霜委蔓草，凉飏动疏林。倚仗雁横塞，卷帘云出岑。老鹤睡初静，昏鸦旧巢寻。永怀多新诗，清韵和鸣琴。” [5]诗中“老鹤”同样是诗人的自我暗喻，自己已然衰老，也有种“落叶归根”之感，想寻回自己的故乡。她悲伤自己的衰老，悲伤自己的思家不得，伤怀与思乡之情伴随琴声缓缓流入夜。

2.2. 以鹤怡情，体味悠闲

朝鲜朝女性诗人也有将在现实中与鹤相伴、体味片刻悠闲的场景写入汉诗的例子。如下面这首：“自爱山深俗不干，掩门寥落水云间。《黄庭》读破还无事，手弄琴弦舞鹤闲。” [5]诗人在山间读书弹琴，已是雅致，又有鹤闻琴声自在飞舞，一个“舞鹤闲”写出了诗人此时与鹤共处的雅兴和心态的悠闲自如。再如徐令寿阁的这首：“林间睡鹤相对，花里巢莺自双。有月时依竹槛，无风未掩松窗。” [5]多少女诗人夜间无眠，在长夜中孤独地哭泣，而对于诗人来说，她欣赏着月下鹤和莺各自成双成对地熟睡这一片祥和之景，此刻内心平静，带着悠闲的姿态体味身边事物，体现了诗人一定程度地跳脱出女诗人固有形象，以自我为主体享受与鹤相伴的片刻闲适。

2.3. 以鹤入仙境，避尘世纷扰

朝鲜朝女性诗人常在游仙诗中使用“鹤”意象，表达其渴望远离世俗纷扰、去仙界寻找幸福的意愿。如许兰雪轩的这首诗：“芭蕉影动小堂凉，风弹琴弦近夕阳。童子不来仙鹤梦，水晶帘外碧桃香。” [4]这首游仙诗中，芭蕉、童子、仙鹤、碧桃构成了一幅美妙的仙界美景图，仙界的悠闲与诗人现实的愁苦形成鲜明对比，突出了诗人在人间找不到快乐，只有去仙界寻那份属于自己的幸福。又如这首诗：“三山仙境里，兰若翠微中。鹤唳云深树，猿啼雪压峰。霞光迷晓月，瑞气映盘空。世外青牛客，何妨礼赤松。” [5]在仙境里，鹤唳猿啼相互映衬，虽显凄清，但兰花、瑞气、霞光、晓月营造了一个纯洁的世界，一切远离世俗纷扰，鹤声消融在仙境中，表现了诗人意欲跟随猿啼鹤唳之声寻访世外桃源般仙境，并沉醉其中。

2.4. 以鹤明心志，求高尚自由

朝鲜朝女性汉诗中，诗人多以“鹤”意象表明自身渴望拥有高尚品格，获得真正的自由。像下面这首诗：“西湖处士白茅堂，自有幽情乐在乡。鹤唳三声来好客，逢迎入室酒樽香。” [5]诗人想象自己为隐者，于茅草房中陪伴她的鹤吸收着天地万物的气息，鸣叫几声便招来文人雅士，侧面体现了主人（即诗人）的高洁品质，也喻指客人的超凡脱俗，使整首诗颇具“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境界。又如安东世的这首

诗：“长长鹤颈自天成，断却今朝悲恨生。阶下伏来终不食，鸟犹如此况人情。”[5]这首诗对病鹤的描述，则更多的表达了一种不屈的气节，鹤天生高傲，即使病了也不肯低下自己的头吃食，这里的病鹤是可敬的，具有类似于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诗人不禁感叹：人应以鹤的气节来自勉，始终保持自己应有的一份骨气。再如延安李氏的这首：“园鹤春来意欲飞，碧云回望却依依。竹深山静犹堪处，时复双鸣舞雪衣。”[6]一直被圈在园子里的鹤想要飞出园子，虽离去时多有不舍，但鹤最终还是选择顶着风雪长鸣飞奔，飞向自由广阔的自然，就像被拘禁于高墙之内的诗人，渴望脱离樊笼、回归自由。

3. 朝鲜朝女性汉诗“鹤”意象展现的女性心境

3.1. 压抑于现实，觅一刻闲适

朝鲜朝女性汉诗“鹤”意象使用于诗人的现实生活中，展现了这一时期女性被严酷的社会现实所压抑而充满哀怨，试图于现实生活中找到独属于自己的闲适时间，寻求部分主体性的回归。诗人在汉诗中自比为“孤鹤”、“老鹤”，满怀感伤之情，感伤大好青春在高墙中度过，感伤情感全部倾注于夫君却得不到回应，感伤时间流逝而人已衰老，感伤嫁到夫家再难重回故地。所有的感伤在根本上来源于朝鲜封建社会对女性自由的剥夺，而这一时期的女性虽有意识到，但无能为力，在现实生活中，她们只能与诸如鹤类纯净的生灵为伴，才能暂时逃脱封建礼教的规训，恢复藏于内心的天真，夺回自己的部分主体性。

3.2. 寄情于理想，寻一方解脱

朝鲜朝女性汉诗“鹤”意象与诗人的理想结合，则展现出这一时期女性对理想生活和人格的美好憧憬。诗人借有“鹤”之仙境，表达了期望从愁苦的现实生活中解脱出来、奔向纯净、鲜活和诗意盎然的理想生活之心境，虽然其中某些游仙诗含有逃避现实的消极想法，但并不阻碍女性对心中“乌托邦”的向往和追求；诗人托“鹤”之高洁，表现了渴望拥有超凡脱俗之气质、坚韧不屈之气节，而最终目的则是“时复双鸣舞雪衣”，自由地飞向广阔的天地，再不受任何束缚。此类心境虽与近代意义上的自由平等不同，但足以说明朝鲜王朝时期的女性已经在意识或内心状态中孕育独立意识与自我表达。

4. 结论

在女性文学创作处于边缘性地位的古代朝鲜文坛中，朝鲜王朝时期兴盛繁荣的女性汉诗为朝鲜半岛女性文学创作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鹤”意象使用频繁的原因可归纳为朝鲜民族喜“鹤”传统、儒教束缚女性、中国“鹤”意象影响和女性意识觉醒。在汉诗中，女性以鹤自比、怡情，以鹤入仙境、明心志，根据语境不同分别抒发了多样的感情，从中可提炼出女性汉诗诗人于现实生活感到压抑、试图寻找喘息机会，于内心深处将“鹤”之象征意义作为理想、努力探索美好生活和高尚人格这两类心境，呈现出理想和现实产生巨大落差的矛盾性特征。望研究为朝鲜朝女性汉诗的意象研究和女性意识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和支持。

参考文献

- [1] 李雪花.朝鲜朝闺阁汉诗研究[D].延吉:延边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2008:73-74.
- [2] 郑冬梅,陈翘楚.论李氏朝鲜王朝时期女性文学的发展[J].韩国语教学与研究,2018(4):1-3.
- [3] 冷扬扬.中国古诗词中“鹤”意象的美学意义[D].齐齐哈尔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2017:14-24.
- [4] 郝曦光.朝鲜朝女性汉诗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2020:13-20.
- [5] 赵晨.春恨秋怨的异国抒写——以李氏朝鲜女性诗歌意象研究为中心[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2014:26-31.
- [6] 李硕.朝鲜时代女性汉诗特征论[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2022:34-49.